

鏡子

其一、劇情大綱

二次大戰期間，中國青年賀鴻瑞在戰場上認識德裔美國青年畢勒，畢勒擁有穿梭生命時空的能力，戰爭使賀鴻瑞離開了自己的母親許多年，他向畢勒求援希望畢勒可以教他如何穿梭時空，讓他可以再跟母親見面。

畢勒陪伴賀鴻瑞尋找母親途中，他看見自己的未來，看見他收養的女兒三妹變成鬼、看見自己的喪禮，看見畢勒和他姊姊的童年變成一齣電視劇，也看見自己的老年化名為賀令玄在台灣落地生根，擁有家庭和妻子，自己的一生在眼前像齣戲。

自從爸爸過世之後，三妹也跟著就死了，換獲安代替三妹活過來。三妹成為獲安童年的鬼魂，而這個鬼魂老跟著她。獲安某日讀書發現了一個叫馮內果的小說家，她沈迷在馮內果小說的世界裡開始自我追尋，三妹於是再次出現，三妹假扮成馮內果，獲安試著跟三妹和解，而獲安發現了一個祕密，關於馮內果和父親的祕密，他們兩個人同年出生、同樣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樣領養女兒、馮內果與自己做類似的工作、就連家庭成員都有著類似的性格、這一切都像是冥冥中的什麼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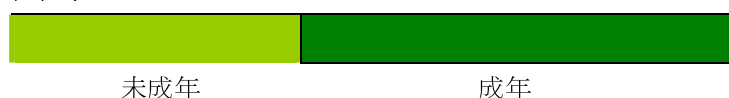
在一連串的追逐中跟自己的老年相遇，他遇見死去的賀令玄，賀令玄告訴鴻瑞他見到母親了，母親和賀令玄在彼此死後的世界相遇，而賀鴻瑞錯過了，他在時間裡迷途，既回不到戰爭之前的日子，也去不了死後的世界，到最後賀鴻瑞還是沒見到自己的母親，只能繼續在記憶裡遊蕩。

其二、角色說明

在這齣舞台劇裡，我提出了一個假設：假設人的**未成年**與**成年**時期個自獨立地存在著，**某一個角度看來(A 視角)**，那外觀就像是兩塊樂高積木組合在一起，它們彼此銜接，它們形成你帶狀的生命史，你的未成年與成年期一先一後地存在你的生命史中。

(A 視角)

某甲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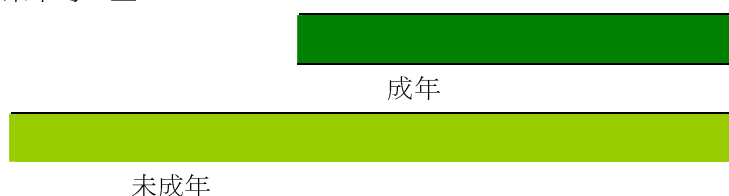


某乙的一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B 視角)，它們並未相接，並不像甘蔗那樣連貫生長，未成年和成年之間存有一道裂縫(或大或小)，它們只是並置在一起，未成年的你永遠地存在，而已成年的你是後天形成的。

某甲的一生



某乙的一生



當你**長出**了成年的部份(現在的你)，未成年的你(過去的你)形體越來越淡，轉以一種鬼魂的形態與成年的你**疊合**，未成年的你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儘管它存在的方式改變、形體變淡，它依舊存在在成年的你身上，與你疊合。就像是一塊放在舌頭的壓舌板(未成年的你是一張壓舌板，而你成年是張開嘴巴的人)。成

年人的嘴巴裡永遠含著自己的未成年時期。反過來說也成立，未成年人的嘴巴裡也含著自己的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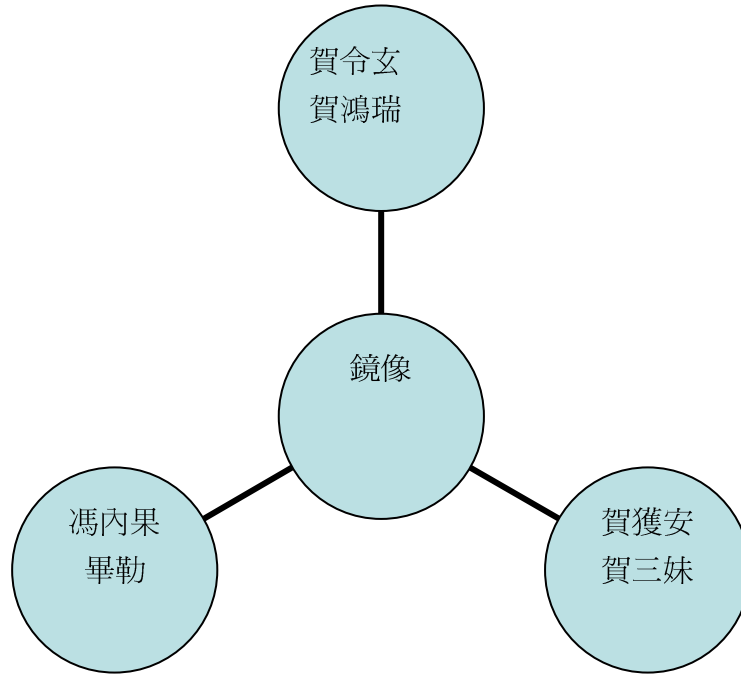
假設上述的斷裂存在，生命是以成年的你攜帶著未成年的你，兩段並行的樣貌進行。比如：你處在未成年時期，你幻想一個成年的自己正在某處，極有可能那一刻成年的你就正在那裡；或者那即有可能是你成年的夢的預言(如果你喜歡)；假設你已成年，你可以隨處看見自己童年的鬼魂，如影隨形、無處不在(如果你喜歡)。

「喜歡」是決定性的態度，喜歡使你趨向它；反之則帶你遠離。

於是，時間也會由此產生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只是一個單調的、公用的格林威治時間。¹時間一分為二，一個成為無止盡地迴路，可以任意剪接和拼貼重置(像記憶一般，有被刷洗或改寫的風險)；另一個則伴隨著身體機能的老化(那正是上述公用的格林威治時間)。

劇中人賀令玄與他的童年鬼魂賀鴻瑞(馮內果與他的童年鬼魂畢勒／賀獲安與他的童年鬼魂賀三妹)是一組自我的鏡像。這三組鏡像又交互相成為彼此的鏡像。

¹ 格林威治時間是指經線零度(即子午線)所經地區的當地時間，由於子午線穿越倫敦附近的格林威治市，故稱格林威治時間。格林威治時間與英國時間相同，也是用以計算全球不同地區時間的基礎。



賀鴻瑞

一個中國河南省的農村子弟，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黃河決口之初，澎湃洶湧沖向他的村子，房屋被水淹沒，財產亦漂蕩無存，此後村裡飢荒連年、民不聊生，飢餓使他與弟妹、母親曾吃樹皮和土，國仇家恨使他立志從軍保衛家園。

民國三十一年春，他自願去投效第十八補訊處，第二團第二營五連充當上等列兵。從軍之後才知道此去可能再也無法與家人團聚，雖然國禍當前、咬牙苦撐，但心中仍想再見到自己母親一面，在這時他遇見了畢勒。

賀令玄

政府搬遷來台之後，很多人都改掉了自己原本的姓名，包括賀鴻瑞，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賀令玄。戰後的令玄跟當年立志從軍的鴻瑞判若兩人，軍旅生活將他由一個志氣勃勃的少年郎，變成了寡言木訥的老榮民。他離開故鄉的時間越久，越看清兩岸短時間無法和平統一的窘境。

他變成孤獨的異鄉客，後來決定在此地成家立業，與本省籍的女子結婚，育有一子一女。子女年紀漸長，他又感家中人丁單薄，不若故鄉親友成群，因緣際

會之下了收養家貧的三妹，悉心將她摘培長大，取名賀三妹。

畢勒

美國小說家 Kurt Vonnegut 的童年，也是他的小說《第五號屠宰場》²裡的主人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應召入伍，曾被德軍俘虜監禁在第五號屠宰場裡，因親眼目睹 1945 年德國德勒斯登大轟炸之後的景況，使他退伍後便患上了精神崩潰症，他的記憶全盤失序，總是被腦海中的幻象牽引，他遊蕩在眼下這個荒誕的世界裡，虛實難辨的生活使他不知所措。

這個 17 歲、不知為何而戰的男孩上了戰場，而戰場上既沒有敵人；也沒有意義只有死亡。如果說人的一生是個規格固定的盒子，精神疾病很有可能是盒子的縫隙，畢勒正是可以自由穿梭盒子的人。某次他進入盒子的縫隙，卻發現了一個跟自己處境類似的中國男孩鴻瑞。

Kurt Vonnegut

美國小說家，1922 年 11 月 11 日生於印第安那波里市一個建築師的家庭，他從小愛好文學藝術，但是在父親的堅持下，他於 1940 年就讀於康乃爾大學主攻化學，這是他儲備了科學幻想的資料庫，也是他的創作特色。兩年後輟學，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馮內果應召入伍，參加了步兵，1944 年在歐洲作戰被德軍俘虜，囚禁在德勒斯登一所屠宰場的地下冷凍室裡，幾個月後，在聯軍空襲德勒斯登，德國平民死傷慘重，馮內果因躲藏在地下室而得救，他親眼看見德勒斯登轟炸後整座城市化為廢墟，目擊了十三萬五千人葬身火海的慘劇。

戰後他回到芝加哥大學就讀人類學系。1945 年與第一位妻子結婚，1947 年開始寫作，並成為職業作家。1969 年將此經歷表現在《第五號屠宰場》以科幻虛構方式顯現 20 世紀文明的恐怖與反諷的悲觀與諷刺小說聞名。並在完成《自動鋼琴》後，被貼上「科幻小說家」的標籤，他在《此心不移》³中自述：一旦和科幻小說掛鉤，文學的路子似乎就斷了，因為沒有人相信一個值得敬重的文學作家同時了解冰箱的結構和運作狀況…，這都得怪學校教育。⁴在《冠軍的早餐》裡馮內果更進一步地揶揄科幻小說家的身分與待遇，將筆下故事人物科幻小說家圖勞特描繪成一輩子受苦受難的倒楣鬼形象。在這裡，我們讀出了馮內果辛辣的自娛和反擊文學界對科幻小說的成見的輪廓，這樣的反叛性格在他其餘的作品、採訪和演講中屢見不鮮。

² Kurt Vonnegut(1993)《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台北：麥田出版社。

³ Kurt Vonnegut(1993)《此心不移》(Wampeters, Foma&Granfallons)，台北：麥田出版社。

⁴ Kurt Vonnegut(1993)《此心不移》，台北：麥田出版社，頁 33。

馮內果向來以悲觀、抨擊人類盲目地追求科學進步、駁斥人類為謀取最大獲利、忽視愛，創造機械以取代人性等等，做為他創作的基本態度。不乏評論家批判他是批著苦澀糖衣的甜蜜藥片，他也挖苦自己因為寫下《第五號屠宰場》，這個反戰故事帶來豐厚的版稅使他成為可能是這場轟炸下唯一獲利的人。他心似明鏡，坦蕩地迎接所有事物的正面、側面與背面，悲與喜、苦與樂，這一切的荒謬與矛盾在「生存」的之前，變得微乎其微，只能謙卑地默默地低下了頭。

賀三妹

家中經濟由父親賀令玄和母親經營水果生意維持，寡言木訥的賀令玄不黯經營，於是肩負起整理家務與照顧小孩起居的瑣事。母親對三妹的愛若即若離，母親無法不疼愛品學兼優的哥哥，就連姊姊也常遭到母親的冷落，因此三妹自小便與令玄形影不離，她和兄姊的年齡差距很大，兄姊彼時已忙於升學考試，三妹的童年顯得有點孤單。

三妹對自己的生世略有所知，小時候她經常一個人看電視，電視卡通裡的小孩多與她的出身類似——一個戲劇化的人生，她一面感到無助、一面覺得新奇。她知道自己被原生家庭棄養是因為自己不是男孩，這也使她很早就被迫面對性別議題，偏激、好強、倔強、渴望得到母愛。

賀獲安

從小她就擁有一個老父親，老父親看起來總是那麼脆弱、多愁善感，彷彿死亡的日子距離他很近。她在父親的晚年臥病期間，不間斷地去看望他，他不能諒解父親為何堅持不和她同住；也不能諒解為何哥哥在各自成家後，便鮮少像一家人那樣跟她們姊妹繼續往來，家庭變成一個空洞的名詞。

父親過世之後，留下了一個偏名給她，她帶著她得到的偏名繼續她接下來的人生，這也同時象徵童年的結束和成年的到來。為了更懂得如何成為一個成年人，獲安尋著她心中可敬的成人，這時她藉由閱讀發現了一個祕密，她發現了 Kurt Vonnegut，她發現他們之間有太多巧合，她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祕密。

首先是 Kurt 的家庭：他有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哥哥、和一個軟心腸的姊姊、憂鬱的父親、喜歡派頭的母親，這些幾乎跟自己如出一轍，就連筆下的苛刻和荒謬都是她所追求的；他的工作與愛好與自己的經歷也類似；更驚人的是，他與父親令玄同年出生、他們都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最可怕的莫過於德勒斯登轟炸的日期，剛好是她的生日，這使她懷疑這其中必定有什麼命運的安排。

在《慾望街車》中，白蘭琪在被妹夫強暴，送往瘋人院的時候說道：「我總是仰賴陌生人的慈悲。」⁵她也是這麼想的。

⁵ Elia Kazan 《慾望街車》(1951)

其三、場景說明

背景自始至終都是個戰場，世界大戰的戰場、自己內心的戰場、家庭的戰場。在調度上會因為場景轉換而更動佈景。我想詮釋的是人與人之間、與環境之間恆常存在一種的輕微的緊張關係，那種無時不刻的攻防的狀態，在緊張中作樂、也在緊張中應對。在這齣舞台劇裡，戰場是緊張感的吐露，戰場無所不在、緊張無所不在。

其四、造型說明

賀令玄與他的童年鬼魂賀鴻瑞 穿著口袋對稱的服裝
馮內果與他的童年鬼魂畢勒 一頭卷髮、始終手不離煙
賀獲安與他的童年鬼魂賀三妹 始終抱著一條小被

這三組人分別代表成年與童年的組合構成一個鏡像關係，他們在造型上會有視覺的延續，好讓觀眾可以從視覺上得出彼此相互關連的線索。

其五、隱喻

馮內果筆下的人物圖勞特把鏡子稱作漏洞(leak)，他覺得把鏡子假想成世界於兩個宇宙之間的破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鏡子像一個漏洞，我在整齣戲裡埋下了許多面漏洞般的木框，究竟是從哪邊漏向哪邊呢？這是似乎是站在什麼位置的問題了，而那正是鏡子的象徵。人從鏡像中未必能看見自己的形體，或者說，未必能意識到鏡中的畫面映射了自己的某些狀態，人眼中的世界就是內心的映像。走上市街，迎面而來的每一張臉都是自己的某一張面相。

人物／

賀鴻瑞：17 歲，一個中國軍人(令玄的童年鬼魂)

賀令玄：55 歲，一個老河南人

畢勒：17 歲，一個美國軍人(馮內果的童年鬼魂)

馮內果：83 歲，一個美國小說家

賀三妹：10 歲，一個小女孩(獲安的童年鬼魂)

賀獲安：29 歲，賀令玄的女兒

母親／同時分飾三妹的媽媽與畢勒的媽媽：38 歲，某人的太太或母親

女孩／同時分飾三妹的姊姊與畢勒的姊姊：13 歲

男孩／同時分飾三妹的哥哥與畢勒的童年：13 歲

場景設定／

場景自始至終都是個戰場

即便是場景變換了，也不過是在戰場上加了張沙發、電視或其他。

造型設定／

賀令玄與他的童年鬼魂賀鴻瑞／馮內果與他的童年鬼魂畢勒／賀獲安與他的童年鬼魂賀三妹，代表成年與童年的組合構成一個鏡像關係，他們在造型上會有視覺的延續。

賀令玄與賀鴻瑞都穿著口袋對稱的服裝。

馮內果與畢勒一頭卷髮、始終手不離煙。

賀獲安與賀三妹始終抱著一條小被。

序幕

賀鴻瑞的頭頂燈亮，他面前有一個象徵鏡子的木框，賀鴻瑞正在照鏡子，鏡子的另一頭燈亮，賀令玄面對著賀鴻瑞，成為賀鴻瑞鏡中的倒影。
畢勒與馮內果、賀三與賀獲安亦同。

鴻瑞：譬如，詩的第一個字。

令玄：我開口說。

畢勒：「請你給、」

馮內果：再接不下去。

賀三：未說之事久積，多生了污垢。

獲安：又譬如，下不了的決心。

馮內果：寫的時候，想畫圖。

獲安：白紙攤平，又想赤足走向你。

鴻瑞：跑向門，繼想你早已反鎖。

令玄：時鐘的套繩、制伏我、逼我現出老態。

畢勒：但，鏡子。

鴻瑞：質材坦白的性格。

馮內果：假貌真理的病理學家。

賀三：說黑說白。

令玄：我無能稱憂鬱作嗜好。

獲安：我總輕信耳語與命運。

第一場：

(人物：賀鴻瑞、畢勒。)

(槍聲、轟炸聲、煙霧、飛機的陰影照在地面上。)

(賀鴻瑞與畢勒抱頭蹲在各自障礙物後。)

畢勒：(畢勒不小心扣下板機)喔我的老天，(大喊)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請問我打傷了任何人嗎？

鴻瑞：(看著自己穿孔的衣服)我沒事！幸虧我是個瘦子，子彈從我尚未長出肉的地方穿過去，從這點看來，你還真是個神射手。

畢勒：嘿，老兄你有點意思！沒事就好，我叫畢勒，你叫什麼名字？

鴻瑞：我名叫賀鴻瑞，家住中國大陸河南省扶溝縣。你呢？你哪裡人？

畢勒：我是美國人，家在印第安納波里市，我的祖先出生在歐洲，我是德裔美國人。若我能平安無事地回到美國，我要去好萊塢轟掉那些導演、劇作家、和演員的腦袋！所有歌詠戰士英勇的混蛋都該判刑！你真應該看看我，我不過是個 17 歲的小男孩，如果我有一點看起來像個軍人，那都是被政府

逼的。我寧可得到花生醬過敏症，也好過做一名軍人或是退伍軍人。

鴻瑞：我跟你就不一樣了，我是自願從軍的。我河南家鄉在老周橋村那裡，村子的西南邊有賈魯河環繞，一年四季來往商船絡繹不絕，村居民百餘戶皆以務農為業。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我的家鄉被飛機投彈將河堤炸開，以水阻滯日軍土匪原師團之西進。黃河澎湃洶湧沖向村子，平地水深數尺一片汪洋，房屋被水淹沒財產亦漂蕩無存。此後我一看到軍人就羨慕，因為他能為國抵抗外侮，我要從軍，要拿起槍打日本鬼子，想到自己可以保衛國家，興奮得夜晚不能成眠。

畢勒：我早就懷疑人類有自毀傾向，像你這樣自願從軍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鴻瑞：(大笑)這麼說，你認為該眼睜睜地看著國家毀滅嗎？

畢勒：我們談論的事並不衝突。(掏出香煙和打火機，把煙叼在嘴上)你聽我說，我認為射擊火藥是一種很低層次的運動，現代武器都像打火機一樣簡單易於操作，而這麼低層次的東西卻能扭轉人的命運(打火機點火、又讓打火機熄滅，並重複這個動作)，你不認為很可笑嗎？我知道一個叫做狄克的男孩，他也喜歡槍，有天他在家裡擦拭槍枝的時候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舉起自己的槍)他只是不小心地扣下了板機(碰!開槍聲，四周一片寂靜)。

畢勒：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請問我打傷了任何人嗎？

鴻瑞：呸！（吐掉鉛彈、子彈滾落地）這次我用嘴巴接住了，沒事！

畢勒：那好！我繼續說了！

鴻瑞：好。

畢勒：那顆子彈居然打中了八條街外一個婦人的額頭，迪克那天瞬間長大成人，而且還是個殺人犯。與其說是這種便利的武器是方便殺敵，不如說是利用好玩的機械煽動年輕男孩送死。你說你為了保衛家園而從軍，自古有多少像你這樣橫死沙場的男孩你知道嗎？你握住槍桿忍耐筋骨酸痛、腳趾發臭變形、拋棄家庭，而你的領袖卻在你後頭盤算著如何在歷史課本上獎賞自己一筆，你以為你正在保衛家園嗎？實際上你只不過是為戰爭助燃的幫兇。

鴻瑞：我發覺，你說得很有道理，我的腳被軍靴磨得變形，我也很想念我媽，我就快要認為自己是個笨蛋了。我想當面謝謝你！你不介意我們暫時把槍和

打火機放下，見個面吧！

畢勒：叼著煙沒問題吧！我可以請你抽根煙。只要我有空，我的手和嘴都沒閒著。

鴻瑞：那不是大煙吧？美國嬉皮士都愛吃那個玩意兒，吃了之後整個人飄忽，他們說那是神遊有助於藝術創作。短暫喪失自我感覺是不錯，在其他地方吃大煙、嗑藥我不知道，美國嬉皮士吃大煙、嗑藥說自己是反戰的，吃這些東西表達態度，對美國政府也滿有利，政府不必花力氣就癱瘓掉他們心智，說不定政府還私下免費供應他們吃到傻。中國曾經飽受鴉片毒害，最後釀成八國聯軍淪陷祖國，我有向毒品說不的立場，請多多包涵了。

畢勒：(大笑)這不是大煙，只是普通的紙煙。接下來我會跟你報告我做的動作，希望我們能信賴彼此，好嗎？

鴻瑞：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是說關於信任。

畢勒：(雙手高舉)我站起來了。

鴻瑞：(雙手高舉)我也站起來了。

(兩人一轉頭便看見了對方，鏡框從上方垂降在他們之間，他們變成彼此的鏡中人，他們慢慢移動腳步走向鏡子。)

(飛機投彈的爆炸聲忽至。鏡框抽離。)

(他們靠在一起，各自抱頭等著這場轟炸結束，飛機投彈在地上炸開了一個黑色的洞。)

畢勒：現在的飛機乘客太沒有公德心了，他們不應該亂丟垃圾造成大家的困擾！這幾年公民道德水準越來越差，全世界沒一個國家肯花心思好好教育，就只會把垃圾倒在別人家。所有的國家都想把其他國家逼上絕路，然後再像天使一般散發假眼、義肢以及巧克力棒。最後，再瓜分工程重建一切。

(一個工頭和兩個工人走進來，他們對著環境指指點點，拿出量尺四處測量，工頭指著牆面，燈光轉暗，投影機打出一棟 101 大廈，音效播放人潮交通的聲音，燈光轉亮後兩個工人用力鼓掌。工頭又指向別處，燈光轉暗，投影機打一條捷運線，音效播放捷運人潮聲，燈光轉亮後兩個工人用力鼓掌。)

鴻瑞：這真是消除無聊生活的好方法，尤其對開拓國家財政特別有效。

(工頭指示工人在洞的旁邊圍了一塊施工區域標示，然後離開舞台。)

(畢勒和鴻瑞走到那個洞旁張望。)

畢勒：哎呀！好深的一個洞！（來回走看）

鴻瑞：人的頭上要是炸開這麼大一個洞，都可以收票請客人參觀了！

(鴻瑞低頭看著洞，畢勒一不小心跌進洞裡，鋼絲將畢勒拉起，畢勒懸掛在半空中，就像墜落中的漂浮狀態)

鴻瑞：喂！你還好吧！

畢勒：空氣不是很好！有硫磺味！兄弟，想辦法把我弄上去吧！

鴻瑞：好。

(鴻瑞伸手將拉住畢勒，懸掛在半空中畢勒握住一隻手，一用力，畢勒摔下地面就像是剛從洞裡跳出來。)

畢勒：哎呀走運！幸虧洞不深。兄弟，謝謝你！在我心中的中國人都有那麼一點玄，我曾經認識一個叫做傅滿州的廚師。有天晚上我送父親上床後回到自己的臥室，發現他變成拇指般大坐在我的壁爐架上，身上發初紅色的光。他做了手勢要我靠近一點，他說他是中國派到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位官方密使。他說中國人派了一隊探險人員發掘那些印加古文明的祕密，而我姊姊曾經向他們通風報信，他們回報她，送她去他們火星上的殖民地。我問他們如何來到我的壁爐架上？他回答我說，就和他們上火星的方法一樣。

鴻瑞：上火星？我知道美國的太空科技是很先進，倒是不知道中國在實踐的技術上這麼玄妙了。

畢勒：當時我姊姊已經過世了，照他的說法我姊姊只是移民去了火星，我隨口說出我想去火星探望我姊姊，那個小中國人竟然答應了。

鴻瑞：你們怎麼做到的？

畢勒：一言難盡。

鴻瑞：你見到你姊姊了嗎？

畢勒：我沒有看見火星的樣貌，我卻看見姊姊以前和我們家人生活的樣子。時光彷彿回到了我們小時候，我和她都還只是小孩子，我們一起坐在椅子上吃東西，一起捉弄父母、玩著無聊的吐食物的遊戲。那種感覺就像—我成年的靈魂擠進小時候的我的身體，我的身體同時裝了兩個我的靈魂。

鴻瑞：這太玄了。

畢勒：從此之後，我的生活大大的改變了。有一次我去刷牙準備睡覺，透過鏡子我發現自己是一個衰老的鰥夫，一覺醒來，卻又發現醒在自己的結婚典禮當天。我才知道，我開始可以穿梭自己生命的時空。我曾多次看見自己的出生和死亡，我可以隨意看到生與死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只是我無法控制要到什麼地方去，而這些旅程也不一定有趣，我經常感到怯場，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我將在這一生中扮演什麼角色。

鴻瑞：穿梭生命的時空！這真是太棒了！我很想見到我媽媽和我媳婦。我可以付你旅費，我有國家給的戰士授田證。你能教我嗎？

畢勒：哎我不缺錢！我已經巡視過自己的一生好幾趟了，我過得雖有遺憾但一毛錢不缺，你自己留著吧。

鴻瑞：黃河決堤之後，我母親帶著弟妹總是在挨餓，他們餓得吃樹皮、吃土，好淒涼；我還有媳婦，我和我媳婦成親沒多久就從軍去了，她家裡人不同意她跟著我離開家鄉，但她真是個好女人，我不能陪在她們身邊。心裡真痛苦。這場仗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打完，我能不能活著回去看我媽也不知道，如果你能讓我回去，你剛說的那一點時空混亂的代價，我可以接受得了。你幫幫我吧！

畢勒：那是件不太不舒服的事，一旦開始了，從此以後，你就沒辦法過你的人生了。30歲之後不一定是50歲，星期五之後不一定是星期四，你不一定明天變老，也不一定後天變小，時間亂七八糟、時空也亂七八糟，最可怕的是你可能會記得這些、又忘記一些，你永遠都在猜，就像總是在旁觀他人生活一樣，你永遠都沒有參與感，沒有人喜歡這樣過日子吧。你的人生從此將會被它搞得一團亂，一團亂的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就像狗嘴裡咬著，甩來甩去的那個東西。兄弟，你是真的想看嗎？

鴻瑞：真的。

畢勒：我可以設法幫助你。我雖然什麼都不缺，但我還是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鴻瑞：你說。

畢勒：我要你答應我，你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不能說或是寫下這個故事，不能讓這件事情走漏，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所以，我希望你放棄表現慾，變成一個沈默而木訥的人，如果你願意，那我才能放心帶你去。

鴻瑞：就這麼說定了。我們現在可以出發嗎？我該怎麼做？要唸什麼口訣、做什麼動作嗎？

畢勒：希望你不要後悔…，傅滿州個子非常小，當初我只是把他放在我的手掌心裡，他告訴我爲了確保我們可以抵達同一個目的地，我必須專注地想著我想看見的人，而他必須知道我在想什麼，他才能夠配合我。

鴻瑞：好(閉上眼睛)，我想見我母親、我想見我母親…

畢勒：還有…

鴻瑞：還要做什麼嗎？

畢勒：(伸出手掌)你應該沒辦法站在這裡，我們該怎麼辦？

鴻瑞：那…，我們握個手可以嗎？

畢勒：(表情爲難)哎，我們還是放棄好了，我做不到…

鴻瑞：握個手沒什麼，不影響我們的男子氣概，你說是吧。(主動地伸出手)

畢勒：…好吧。(勉爲其難地跟鴻瑞握了手)

(毫無動靜的過了 5 秒鐘，有點尷尬)

鴻瑞：通常要等多久呢？

畢勒：我不能確定這樣子能不能成功…放棄吧，這樣有點難爲情。(把手縮回來)

鴻瑞：(鴻瑞拉住他)拜託，請你努力一下，你說傅滿州站在你的手掌心裡，然後

你心裡想著要見的人，然後他必須知道你在想什麼，然後配合你。

畢勒：是這樣沒錯，但我真的不知道當兩個人身體一樣大，該怎麼辦？

鴻瑞：我們試試吧！求求你！

畢勒：…好吧

鴻瑞：那我們換個姿勢好了。

(驚驚扭扭地試了幾種身體接觸的方法)

(槍聲、轟炸聲、煙霧再度出現，兩個傢伙身體靠得更近…。)

畢勒：你確定我們還要繼續嗎？

鴻瑞：爲了我媽，我不會放棄的。

畢勒：(無奈)好吧！

鴻瑞：我想起來我們小時候有一個遊戲是這樣的，把一個人的食指放在另一個人的手掌裡，像這樣，(鴻瑞把自己的食指站在畢勒的手掌中)

(燈漸暗，小小的紅色光像螢火蟲一樣。)

(蟲鳴、蛙啼聲音漸大。)

畢勒：咦，你看見了嗎？

鴻瑞：什麼？

畢勒：我好像看見了傅滿州身上那種，紅紅的光耶。

鴻瑞：成功了！媽媽我來了！

第二場：

(人物：賀鴻瑞、畢勒、賀三。)

(燈漸亮，DV 攝影機中，機身上亮著紅色的小燈光。賀三安坐在書桌前，面對一張大鏡子，DV 攝影機拍攝著鏡中的獲安。)

賀三：親愛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還有小朋友們，今天真是令人難忘的一天。媽媽過世後，我們很久沒有像今天這樣聚在一起了。台灣明明很小，但我們三個天南地北各忙各的，一年難得通上一次電話，更不用說見面了。我永遠在你們的生活之外，比社區管理員還不如。我覺得自己越來越不像是你們的妹妹，家到底是什麼組織呢？你們各自成家之後，我是不是就沒有家了？我要不要乾脆去應徵你們社區的管理員呢？這些事快要把我煩死了。

(鴻瑞與畢勒入場)

鴻瑞：(指著賀)她是誰？她不是我媽耶。

畢勒：說不定是你媽小時候。

鴻瑞：你的意思是，我媽小時候過著高科技的生活，然後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越來越倒退，到她結婚生下我們的時候，人類從工業革命退回農業時代？是這樣嗎？

畢勒：除非恐龍真的是我們的祖先，要不然呢，根據人類為錢所誘，盲目發展科技的自毀的潛能來說，好像不太可能喔。

鴻瑞：那她到底是誰？她看得見我們嗎？

畢勒：你看她前面的那個鏡子裡，有沒有出現我們的臉？

鴻瑞：好像，沒有呢。

畢勒：(皺眉)沒有？

鴻瑞：這是什麼意思？

畢勒：那…你先別問我們先看吧。

(電話響起，京放接電話。)

(姊夫的聲音：喂。)

賀三：喂。

(姊夫：喂，三妹嗎？那個，你先聽我說，爸的狀況可能不太好，你要不要來醫

院一趟，我們會先過去等你，你別急，慢慢來。)

鴻瑞：(彎下腰)我覺得我呼吸有點困難。

畢勒：你還好吧？

鴻瑞：不太好。

畢勒：(拍拍鴻瑞的背、扶住他)你撐著點，等下就好了。

賀三：(沈默一陣)姊夫，爸怎麼了？他前陣子不是才剛從呼吸加護病房出來嗎？我才說跟他好如果他很乖，從呼吸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我就包一個六千塊錢的大紅包給他，我的紅包還來不及給他…

(姊夫：你先別想太多，先來吧，來了再說。)

(燈暗，哭聲，爸爸！你不要丟下我！)

(誦經、家族哭泣、喪禮現場聲音。)

(燈亮，賀令玄的遺像掛在半空中，燈暗。)

(燈亮，賀三的黑白相片掛在半空中，燈暗。)

(燈亮，獲安跪在地上，菊花瓣從天上撒落)

鴻瑞：我怎麼覺得那個遺像裡的人有點眼熟？

畢勒：哎呀，你該不是參加自己的喪禮了吧。

鴻瑞：我不知道死掉是這種感覺…

畢勒：我第一次看見自己死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鴻瑞：可是三妹怎麼變了一個人呢？

畢勒：我想三妹也死了，不過你不必難過，新的三妹不已經生出來了嗎？

(燈暗)

第三場

(人物：女孩、男孩、婦人、男人的背影、賀三。)

(舞台一分爲二，分爲 A 舞台與 B 舞台，A、B 舞台中間隔著巨大的木框，就像家中放著一台巨大的電視機。)

(這裡是舞台 A。)

(賀三坐在舞台 B，把舞台 A 當作一部電視看。)

(燈漸亮，女孩、男孩、婦人、男人戴上金色的假髮，裝扮成畢勒的家人。)

(女孩和男孩坐在學步椅上，臉上身上都是亂糟糟的果屑、垃圾。)

(女孩和男孩把面前的食物塞進嘴巴裡，任食物留在口腔中停留，以此爲樂。)

女孩：叭！(食物從嘴巴噴出來，再抓一點食物塞進嘴巴裡)

男孩：搭！(模仿女孩的動作)

女孩：叭！(重複動作)

男孩：搭！(重複動作)

(女孩和男孩捧腹大笑)

女孩：叭叭！

男孩：搭！

女孩：(女孩困惑地看著男孩)叭叭叭！

男孩：搭！

女孩：不對！我都已經變成叭叭和叭叭叭了，你應該要跟著變成搭搭和搭搭搭！

男孩：(仍然一派天真地回答)咿喔！

女孩：你再不聽我的話，我就不跟你玩了！

男孩：(沈默了一下)咿喔！

(婦人走進來，帶著大包小包的禮物，狀似親熱地吻了兩個骯髒的小孩。)

婦人：愛麗絲和小寇特，你們好嗎？(小孩們無動於衷地看著她，像看著陌生人。)

婦人：你們看起來很不錯，我很高興看到你們。你們記得我是誰嗎？

(愛麗絲和小寇特不安地彼此商量、胡言亂語)

女孩：(夾雜著胡言亂語，偷偷地說)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會和這麼漂亮的女人有血緣關係！

男孩：(夾雜著胡言亂語，偷偷地回答)說不定我看起來就是這麼美！

女孩：(夾雜著胡言亂語，輕蔑地說)少做夢！我可不是瞎子！

婦人：(一臉期待地看著兩個胡言亂語的孩子，顯然有點挫折)孩子們！你們記得我是誰嗎？我是母布拉拉呀！

女孩：(靈光乍現)母布拉拉！

男孩：(拼命點頭)母布拉拉！母布拉拉！

(女孩與男孩彷彿興奮過度似地不停跳上跳下，最後兩人假裝興奮過度而昏倒。)

婦人：(雙手抱頭)喔我的天啊，不會又來了吧！(大叫)親愛的，他們又昏過去了！布拉拉！你的孩子們昏過去了！

(燈漸暗)

婦人：你快把他們扶起來。

(男聲：一年不見他們長大了！好重！)

婦人：真希望他們永遠別長大。那麼我至少還能讓自己像個母親。

(燈亮，兩個孩子睡在床上。)

(婦人一直望著遠方，男人背向舞台動也不動)

婦人：(音量由小漸大)我恨他們，我恨他們，我恨他們！(婦人的表情越來越猙獰)我恨小寇特！我恨愛麗絲！到底為什麼我會生出一對流口水的智障呢？(她摀住嘴，表情後悔)

(男人把婦人擁進背彎)

婦人：喔！親愛的！這不是我。

男人：當然不是了。

婦人：原諒我！

男人：當然！

婦人：上帝會原諒我嗎？

男人：祂已經原諒你了。

婦人：那就像有個惡魔突然跑進我身體裡！

男人：事情就是那樣，親愛的。

婦人：喔，我的天啊！（婦人的瘋狂舉動漸漸消失）

第四場

(人物：賀三、賀令玄、婦人、男孩、女孩、賀鴻瑞、畢勒。)

(賀三坐在沙發上看大電視，第三場戲結束後，演員就在現場換裝。)

賀三：我很喜歡看電視，電視是我的好朋友。看電視的時候，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小孩子，我覺得自己很大，看見別的小朋友，我就會想，自己好像沒有這麼矮過呢！我覺得自己從小就長大了！還有，我也覺得大人很笨，大人總是記不得電話號碼、流行歌曲的歌詞也背不起來、搶答節目的題目一個也答不出來、我很同情他們。

令玄：(遞給京放一個小塑膠袋)三妹吃水果啦！

賀三：喔。(不情願地接過水果，勉為其難地吃著，趁著令玄不注意，偷偷把水果吐掉、丟進垃圾桶。)

令玄：(吃驚地問)吃好了嗎？

(賀三點頭)

(電視裡唱著流行歌曲，賀三也跟著唱，賀三翻出筆記本和鉛筆遞給令玄。)

令玄：吃太快了，對腸胃不好。下次不可以吃這麼快，要小口吃才不會肚子痛。

賀三：(點頭)爸爸幫我抄歌詞！

令玄：好啊。(看手上的鉛筆)我把鉛筆削一削在幫你抄。

(令玄走去後方，賀三跟著電視上的歌星一起唱著歌，令玄回來的時候拿了一把菜刀，他用菜刀削著鉛筆，削了一會兒抬頭看賀三。)

令玄：要寫什麼歌詞？

賀三：我現在唱喔，你聽順便幫我抄。世上的星星為何這樣多，你卻只愛我一個，為什麼，為什麼，這麼說卻那麼做。

令玄：爸爸寫字沒有那麼快，妳等一等。

賀三：哎呦，爸爸你快一點啦，這樣我會忘記怎麼唱啦！

令玄：好了好了。

賀三：好了沒。(不耐煩)

令玄：好了好了，再來寫什麼？

賀三：我要再重唱一次才知道啦，世上的星星爲何這樣多，你卻只愛我一個，爲什麼，爲什麼，這麼說卻那麼做，請你不要愛得太多、請你不要愛得太多，愛情不能隨便亂說。

令玄：「請你不要愛得太多」可不可以寫一次就好了，我做個記號，妳就知道要唱兩次。

賀三：哎呦！不要啦！你就照人家唱的寫嘛！

令玄：好了好了。

(婦人、男孩、女孩三個人手上都戴著手套，一起推著小推車，從舞台 A 走向舞台 B，車上堆滿水果紙箱。他們把車上的水果箱堆入客廳。)

令玄：(幫忙拉車子、搬箱子)今天又進貨了嗎？

婦人：(不耐煩)對啦對啦。

令玄：家裡的水果都還沒有賣完，怎麼又進新貨呢？水果放不久，我每天都在丟爛掉的水果，放到壞掉的水果就這樣丟掉了，多麼可惜呀，妳下次可不可以不要進這麼多貨？等賣完了再進貨就好了嘛。

婦人：(不耐煩)你不懂做生意啦！你是木訥的老實人，不要囉唆那麼多啦！

令玄：我怕妳累，妳心臟不好、胃也不好，當心妳又會再次累出病。

婦人：你不要詛咒我啦。

男孩：(走去電視機前轉台)我要看棒球！

賀三：(跟去阻止男孩轉台)我不想看棒球！

男孩：妳看很久了，換我看啦！

賀三：我不管啦！我最討厭哥哥了。(放聲大哭)

婦人：(對令玄說)你去「關心」你的三妹啦！

令玄：(關掉電視開關)電視要休息了，都不准看。

女孩：(親暱地走過來，脫下手套撫摸賀三的臉)妳的臉好好摸喔，姊姊最喜歡摸妳的臉了。

賀三：(推開女孩的手)好痛喔，妳的手好刺，走開啦！

(女孩硬是要摸賀三，男孩也來湊熱鬧，他們覺得很有意思。)

賀三：討厭！走開啦！

令玄：(從櫃子裡拿出罐子)富貴手有沒有擦藥膏？過來給爸爸看看。

(男孩和女孩把手伸到令玄面前，令玄仔細地檢查他們的手，幫他們擦藥膏。)

令玄：擦完藥記得戴上手套，藥效才會吃進去。

(女孩、男孩點點頭、戴上手套)

賀三：(撒嬌)媽媽我要跟妳睡，我們去睡覺嘛。

婦人：(冷漠)妳先去睡，媽媽現在不能睡，媽媽還要整理紙箱。

賀三：媽媽！媽媽！媽媽！

婦人：幹嘛？

賀三：媽媽我好想妳。(抱住媽媽的腿)

婦人：撒嬌鬼！去跟你爸爸撒嬌，我要忙。

賀三：媽媽我好想妳！想妳想妳！

婦人：(從紙箱裡拿出玩具，跟令玄說)你先帶三妹上樓玩玩具，再哄她睡覺。

令玄：好。

賀三：喔！我有新的玩具了！

女孩：哇，新玩具！姊姊陪妳玩好不好？

賀三：不要！我要媽媽陪我玩！

女孩：我先陪妳玩，再陪妳睡覺呀！

賀三：不要不要。我要媽媽陪我睡覺。

男孩：媽媽，為什麼我沒有？

婦人：(對賀三說)我對妳這麼好，妳長大怎麼還給我？

賀三：(呆住)……

男孩：媽媽，爲什麼我都沒有？(拉扯婦人的衣角)

婦人：(拉起男孩的手，親熱地說)哥哥這次考試又考第一名了，媽媽買了一台很貴的小電視給哥哥，以後哥哥就可以看自己最喜歡的棒球，好不好？！

男孩：耶！(開心地手舞足蹈)

女孩：(非常生氣)爲什麼他們兩個一個有玩具、一個有電視，我卻什麼都沒有！

令玄：妹妹還小，妳就讓她一下嘛。

婦人：弟弟功課好又常常考試第一名，還幫媽媽照顧生意，他也沒有喜歡別的東西，只有喜歡看棒球而已，媽媽送給他一台黑白小電視，鼓勵他繼續考第一名有什麼不對？不然，姊姊考第一名媽媽也買東西送妳。

女孩：我每天也有幫忙家裡做生意啊！(生氣開始摔東西)你們太不公平了！(放聲大哭)，爲什麼我什麼都沒有！你們好偏心！只會叫我照顧弟妹、叫我懂事、叫我聽話！我都有啊，可是你們爲什麼還是只疼弟弟和妹妹！太不公平了！弟弟你怎麼這麼不會做人，你就不能說電視分姊姊看嗎？

男孩：對啦對啦！我就是只會讀書，不會做人啦，怎麼樣。

賀三：姊姊，那我們來玩我的玩具，然後一起睡覺。好不好？

女孩：我的功課本來也很好啊，每次我想看書看晚一點，爸爸就叫我早點睡覺，同學都在熬夜唸書，爸爸又不讓我熬夜，我這樣考試怎麼拼得過其他同學，考差了爸爸又說沒關係，女孩子不必唸太多書，這樣我怎麼會進步！(尖叫)

(電話鈴響)

(槍聲、轟炸聲、煙霧、飛機的陰影照在地面上。除了婦人、賀三、令玄之外其他人都在找掩蔽、躲避空襲)

婦人：(接起電話)喂，是妳啊，(歇斯底里)我不是跟妳說過了，三妹我已經養這麼大了，妳如果想要把她帶回去，可以呀，拿五十萬來呀，我們養她花了很多錢妳知道嗎？

(令玄牽著賀三的手)

(槍聲、轟炸聲。)

婦人：妳又不是不知道，她身體不好經常生病，我們三天兩頭帶他去看醫生、掛

急診、買藥餵藥，我嫌過她嗎？我們也是很愛她對她很好，妳現在說想要回去，我們對她的付出算什麼？妳還是廢話少說，先把錢拿來再說再跟我說想要帶走小孩，聽見沒有。(掛電話，搗住臉)

(槍聲、轟炸聲、煙霧、飛機的陰影照在地面上。)

賀三：爸爸，我跟小甜甜一樣是阿利巴先生收養的嗎？哈哈！

令玄：哈哈，妳說對了耶。(把賀三帶走)

(鴻瑞與畢勒入場)

鴻瑞：他們跟我的關係，好像不太尋常。

畢勒：你跟那個老頭可能最有關係，你有愛上他的感覺嗎？

鴻瑞：沒有。

畢勒：身為你的朋友，我仍以你為榮！呷喔！

鴻瑞：謝謝你。

畢勒：不客氣。

鴻瑞：他是我爸爸嗎？可是我不記得我有這樣的童年呀？

畢勒：這個家也不像你說的那樣，靠耕種維生。

鴻瑞：(指著令玄，沈思了一下)他是我。那個老頭是我。我剛有感覺到他的感覺。

畢勒：(搖搖頭)我也覺得，那個老頭是我，我也感覺到他的感覺了。

鴻瑞：我們同時看見了你家和我家？他同時是你也是我？

畢勒：我們同時看見了男人的痛苦和女人的痛苦。電視裡的生活劇彷彿是我的童年，我和我姊姊一起擁有的童年。

鴻瑞：一模一樣嗎？

畢勒：和我幻想中的一模一樣，我只是沒料到那會成為電視劇。

鴻瑞：我幾乎分不清楚哪一邊才是戲了。

畢勒：舞台與戲劇無所不在，呷喔！

鴻瑞：都是鄉愁惹的禍。

畢勒：都是性惹的禍。

鴻瑞：我在台灣生下自己的家族，可是我有預感他們終生不能理解家族的意義。家族對我的孩子們來說只是一些不具意義的稱呼、伸手借錢的親戚。當然我也難辭其咎，爲了孩子能夠專注在自己的課業學習上，我不願意他們和表兄弟姊妹太親近。我太太家族是工人階層，生活很苦，沒有餘力和智慧教育下一代，他們在社會底層打滾，在菜市場旁賣檳榔、在加工出口區做作業員和工人，輟學、賭博、未婚懷孕。我知道他們都是好人，我也願意送給他們錢，但是我沒有辦法讓我的孩子跟他們在一起玩，我很抱歉。

畢勒：都過去了，兒孫自有兒孫福。

鴻瑞：我這麼做錯了嗎？

畢勒：你盡力了。我的哥哥伯納和你兒子有點相似，我哥哥是熱心研究雷雨的專家，你兒子是熱心研究「考試」的專家。我永遠不能了解我哥哥，在他心目中，我和我姊姊都很無趣。但我們兩個都覺得這件事跟悲劇沾不上邊，我們都很堅強。我們受得了。我們有別的崇拜者。我姊姊愛麗絲跟你大女兒有點相似，她們都是纖細又充滿藝術細胞的女人；我哥哥對待我姊姊和你兒子對他姊妹態度差不多，也不能說不好，也說不上哪裡好，如果你的女兒想接近她們的兄弟，也許社區管理員真的是個理想的好職業。

鴻瑞：我有一種感覺，我「旁觀」自己生命的心態已經開始了，這也包括旁觀我妻子、兒女以及其他。其實我的控制欲很強，旁觀只是爲了掌握全局，這麼做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哎，算了，只是，爲何我至今仍然沒有見到我的母親呢？

畢勒：真抱歉，我不如傅滿州那小老頭。

(軍樂聲)

鴻瑞、畢勒狐疑地張望。

(男孩著海軍陸戰隊軍裝、帶刺刀，裸露上身匍匐前進，爬進 A 舞台。)

男孩：(表演刺刀術)重男輕女本來是不應該，但是人類是延續傳統的，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我們又能怎麼辦呢？男孩子要繼承家產、繼承姓氏、延續家族香火、成爲家族裡最重要的人，身爲一個長子使我感覺良好，每個長子都會得到家族裡最多的愛(表演驕傲的肢體動作)。

我靠自己的力量努力讀書，我不想和我爸媽一樣，辛辛苦苦擺攤做生意，

我想考取醫學院或是化學老師，我會選擇當醫生，醫生比較像有生活保障的白領階層，有一個成功人生。生活的競賽是很嚴苛的，人沒有錢就沒有地位，沒有地位就沒有面子，只有不努力的人才會過著沒有錢、沒有尊嚴的生活。每一個人若是都能專心、好好努力在課業上下工夫，社會就沒問題了。我很努力而且用功唸書！我的一切都是自己爭取來的，我喜歡這種感覺，我喜歡當男人的感覺(把刺刀放在下體搖晃)，我喜歡優越的感覺，這種被期待、被注視、被看重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好像，宇宙是以我為中心而旋轉。

(男孩動作靜止，B 舞台上的演員熱烈鼓掌，女孩著軍護服、病歷表、聽筒，踢正步唱軍歌，走進 A 舞台)

女孩：我是 B 型射手座的人，我的個性就像這個星座血型的人一樣，脾氣來的快去的也快。說起來，我這一生就是因為太聽父母的話，所以常常感覺自己的能力沒有好好發揮，我媽媽是一個能力強的女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像她一樣擁有自己的事業，靠自己的力量賺很多錢，這樣我的婆家就不會說我靠老公養，我真幸福之類的挖苦我的話。我自己呢？我的能力也很強，不輸給我弟弟、妹妹(步入觀眾席幫觀眾檢查舌苔、量體溫，等)。(害羞地笑著)我喜歡歷史方面的東西，尤其是歷史連續劇，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穿山甲(從衣袋拿出穿山甲的海報)，每當我看見電視裡出現穿山甲，就會想說不定我是穿山甲轉世吧(將海報傳閱給觀眾)。我也很喜歡小孩子，如果有機會可以回學校唸書，我想念跟幼教有關的，前陣子我考上了護理專校幼保科，本來是想去念，但是學校規定要穿制服，我已經四十歲的歐巴桑了，每天還跟十幾歲的小女孩一起穿著制服上學，我覺得很尷尬，後來就放棄了。反正家裡的開銷也很緊，也許等我小孩再大一點吧，我會有更多時間做自己的事。(吻別各位)

(女孩動作靜止，B 舞台上的演員熱烈鼓掌)

(卡通美少女戰士配樂)

(賀三著卡通美少女戰士服，拖行一隻道具黑貓走進 A 舞台)

賀三：(做美少女戰士的招牌動作，結束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小面鏡子，整理頭髮。)(掏出彩帶槍射擊父母)爸爸媽媽為什麼要生下我們呢？(射擊男孩與女孩)小孩應該怎麼看待自己被生出來這件事呢？在我還沒有更進一步理解這個世界繁殖意義的時候，我的意義已經被決定了。我的原生父母很窮，他們生我之前已經生下了幾個賠錢貨，可惜我依然是個賠錢貨。你問我什麼是賠錢貨？「女人」就是賠錢貨。可是我不服輸，就算把女人的身分當作服務業，我心目中的女人是天使(舞蹈)。她們來到這個世界服務男人的家族，她們短暫的擁有父親的姓氏，嫁為人婦後改姓丈夫的姓氏，為丈夫的家族繁殖更多的子嗣，供應母愛，這就是女人。我是不是有點反應過度了，我拒絕了性別(把胸墊拿出來丟掉)，我拒絕參與生小孩的活動，結果我成了不人不神不鬼的東西。但是我挺幸運的，因為我原生父母不敵連續賠錢，一個有兒有女的老先生，獨排眾議領養了我。老先生的家族全都留在大陸，兩岸渾沌的局勢使他恆久地活在鄉愁中，也許他的內心起了變化，

使他居然將父親這個身分視爲一種服務業，將我納入他的服務範圍裡，我只能說，我好幸運。難道男人也是一種服務業嗎？我的想法又改觀了，也許成人就是服務業的本身。咿喔！（一段熱舞做結尾。）

(賀三動作靜止，B 舞台上的演員熱烈鼓掌，男孩、女孩、京放謝幕下台，鴻瑞、畢勒走進 A 舞台。)

鴻瑞：不知道爲什麼，我最近做夢的時候常夢見自己有兩個太太、兩個家庭、兩份兒女，說不上來到底誰才是我真正的家人，可是我好像不大介意真假，你知道，男人是無法生下自己的小孩，即便是太太生下來的孩子，也不能百分百確定是自己的種。我好像不介意血緣的問題，他們都跟著我姓、都喊我老公、喊我爸爸，只要他們一喊我老公和爸爸，我就會喪失理智，以爲自己是牛還是馬，心甘情願的忙來忙去。

畢勒：(笑)海峽兩岸這幾年，不是很流行台商去大陸包二奶嗎？在台商之前，你們外省老兵早就在臺灣包起二奶了，比如你就是個不守夫道的例子。你在大陸不也有了媳婦嗎？

鴻瑞：對不起！我一時生理和心理脆弱。

畢勒：我也想起自己的事，我也有過兩個太太，不過，是加起來兩個。我有過兩次婚姻，只有前妻留給我三個小孩，另外三個小孩是我姊姊留給我的，而且我跟你一樣，也領養了一個女兒，她叫做莉莉，是我的小天使。

鴻瑞：領養女兒是好事呀！可是…(驚訝)姊姊和你？

畢勒：啐！是我姊姊自殺了，她死後把三個孩子留給我養。

鴻瑞：我們兩個都是活在社會邊緣的男人，我是男同志、你是搞亂倫。

畢勒：這一切只因爲我們愛得不尋常，咿喔！

(兩人大笑、燈暗)

第五場

(人物：賀獲安、賀三、馮內果)

(太空場景有一個書桌一盞檯燈一堆書，牆上有時鐘的投影，獲安坐在書堆當中翻書，變換許多姿勢，讀完一本就隨手丟到地上毫不留戀。場外丟來一本書，獲安起初讀得散漫漸漸越來越專注，舞台燈暗<夜晚到來>，留下一盞小檯燈，獲安就著檯燈讀書，舞台燈亮<白日到來>，獲安仍然在讀書。

獲安：(闔上書本，尖叫)啊！

(將書工工整整將書放在書桌上，丟入場內一個大紙箱，獲安抱住紙箱，拆開紙箱、一一拿出裡面的書、萬分珍惜。)

獲安：馮內果／Kurt Vonnegut, Jr.。美國小說家／U.S. novelist。生於印第安那波里市，曾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和芝加哥大學／Born in Indianapolis, he attended Cornel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軍俘虜，在聯軍空襲德勒斯登時得救／He was captured by the German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survived the Allied firebombing of Dresden。1969年將此經歷表現在《第五號屠宰場》／an experience he made part of *Slaughterhouse-Five*, 1969。以科幻虛構方式顯現 20 世紀文明的恐怖與反諷的悲觀與諷刺小說聞名／His pessimistic and satirical novels use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 to highlight the horrors and ironies of 20th-century civilization。

(獲安再度沈迷書中。)

(賀三推出一部電視機，打開電視，獲安的臉開始說話。賀三模仿獲安說話。)

電視裡的獲安說：過去我對寫作的認知是很虛幻的，我以為只要可以寫點故事、可以把事件與情緒順利地轉換成文字，字字句句皆美，就夠了。我總是挑選傳說中經典，每一個作家都會有一、兩本，我就只看那一、兩本。並且儘可能地保持不對任何作家沈迷，沈迷是一個黑洞。讀了馮內果後，不幸沈迷，咿喔！(抬起頭來)文學根本不是我幼年想像的那樣。

(電視畫面火箭倒數 five、four、three、two、one，太空梭發射，阿波羅登陸月球。賀三開始側翻和倒立，學習像阿波羅那樣，擺脫地心引力。賀三學習阿波羅走路的姿態，忽然漂浮起來。)

(在賀三與獲安之間鏡框垂降。獲安放下書，看著賀三。)

獲安：妳叫什麼名字？

賀三：(戴上馮內果的紙面具)寇特·馮內果。

獲安：妳有幾個兄弟姐妹？

賀三：(笑。看獲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

獲安：(笑)我也是。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

賀三：是的，我希望能以軍禮安葬。有勳章、覆國旗、禮砲以及掘好的墓穴。那可以使我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獲安：有什麼東西是因爲你沒有戰死沙場而失去了呢？

賀三：我本來戰死沙場而我卻沒有。

獲安：你在戰時曾經開槍射殺過人嗎？

賀三：如果當時有人開槍，我也會開槍，但是我們決定不開槍，因爲當時沒有看到半個人。

獲安：可以談談你見到德勒斯登大轟炸的情形嗎？

賀三：(繞著舞台走動)那是我所見過最美的城市，一個到處充滿雕像與動物園的城市，和巴黎一樣。我們當時在一個屠宰場。每當警報一響，我們就知道又有城市遭殃了。我們從來沒想過會被轟炸。鎮上空襲警報很少，而且沒有戰爭工業。然而有一天，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警報器忽然響了，於是我們全都躲到一間位於地下兩層的儲肉室避難，那裡十分寒冷，四處還掛著死屍，當我們出來時，整個城市已經夷爲平地。

獲安：我真不願意承認這是個巧合，可是二月十三日是我的生日，我不得不認爲我會喜歡你的作品，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就像我以爲我能了解你擁有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哥哥，和一個軟心腸的姊姊，夾在他們之間，你把自己變成什麼樣子？

(賀三在行經舞台一角，接著走出來的是八十多歲的馮內果。)

獲安：我甚至能理解你對納粹主義者的同情，我解讀它們都是來自於一種包容，包容他們虛無後的盲目，包容的本身就是一種愛。我不介意我這樣的詮釋是否將你神格化，中國人說止於至善，把做法與想法回溯到一個善意的初衷，我願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人性的詭譎複雜，都是爲了求生，及便是納粹黨，只是他們走上極端的路，拿種族和人權做邪惡的實驗，造出一個人類彼此殘殺的階級地獄。

(馮從口袋裡拿出香煙、點火、吸菸吐煙。)

獲安：我想從你身上，看見一個成人的樣子，我才知道我能長成什麼。

(馮微笑。)

獲安：我一定是出現了幻覺，你怎可能出現在我眼前。

(馮在一書桌上拿起一本書，書名是：祝妳生日快樂，遞給獲安，獲安接過書。馮走回京放消失的地方，京放走回舞台上。)

賀三：我常常在想我長大之後會變成什麼樣，結果就是妳這樣。

獲安：我常常在想我小時候到底是什麼樣，結果也就是妳這樣。

賀三：我還是在困惑的裡面，不了解爲什麼自己會誕生在這個地球上，爲什麼我是我不是別人。妳相信宇宙裡有一整個星球住滿了我嗎？阿波羅在我出生後沒多久就登陸月球了，我一直覺得我很有機會搭太空梭回到我的星球。(賀三側翻和倒立。)

獲安：妳到了我這個時候，仍然會保有這些困惑，仍然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到自己的星球，可是我發現了一個祕密。

賀三：什麼祕密？

獲安：這是每個人都有的困惑，而且，有一個免費的飛躍宇宙的方法。

賀三：真的，該怎麼做？

獲安：(神秘兮兮的笑)這是一件要很費工夫的事。妳過來我才告訴妳，我不想給別人聽見。(賀三把耳朵湊給獲安，賀三笑。)

獲安：這樣會使妳喜歡自己誕生在世界上嗎？

賀三：(點點頭)也許有喔，祝妳生日快樂。

獲安：(笑)祝妳生日快樂。

賀三：我小時候的生日願望是什麼妳還記得嗎？

獲安：變成男生嗎？

賀三：對呀，我希望我長大之後可以長成男生，然後媽媽就會愛我跟愛哥哥一樣多，不會再問我長大之後要怎麼報答她。

獲安：結果妳還沒有長大媽媽就過世了，而且女生長大還是女生。而且我現在已經不想變成男生了，我只要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就好了。

賀三：我知道我已經變成妳的過去了，我很開心妳並沒有把我當作一個討厭鬼，

沒有把我藏起來，願意看見我、跟我說話。

獲安：如果妳願意把我當作是妳媽媽，我會跟妳說我愛妳，我會把妳帶在身邊、陪妳長大，我的愛不需要妳回報，就算有人用五十萬要跟我買走妳，我也會跟他說，販賣兒童是違法行爲喔。

(賀三穿過鏡框，抱住獲安。)

第六場

(人物：鴻瑞、畢勒、婦人、女孩、男孩、令玄、賀三、獲安。)
(鴻瑞和畢勒頭上戴著白色的假髮，躺在病床上，臉上身上都是亂糟糟的果屑、垃圾。)

鴻瑞：叭！(食物從嘴巴噴出來，再抓一點食物塞進嘴巴裡)

畢勒：搭！(模仿鴻瑞的動作)

鴻瑞：叭！(重複動作)

畢勒：搭！(重複動作)

(鴻瑞和畢勒捧腹大笑。)

鴻瑞：我們在這裡幹嘛？

畢勒：裝嬰兒。

鴻瑞：我們已經老得變成兩個廢物了嗎？

畢勒：可不是，我想等會兒就有人來幫我們抽痰了。

鴻瑞：我到底能不能見到我媽？

畢勒：我說過我沒把握了，你就不能體諒一個沒有把握的老廢物嗎？

(女孩著軍護服、病歷表、聽筒走進來。)

女孩：伯伯，給你們量體溫喔！(把溫度計放進鴻瑞與畢勒嘴裡。)

女孩：(幫助鴻瑞翻身拍背)你們兩個今天看起來精神很好喔，想到了什麼開心事嗎？(忽然皺起鼻子東聞西聞，低頭聞聞鴻瑞的肚子)伯伯，你該換尿布了喔，我來幫你喔！(鴻瑞張大了嘴，女孩戴上塑膠手套、從床頭櫃裡拿出尿布、拉上屏風)

(畢勒竊笑)

女孩：換好了，很舒服吧。伯伯你的床單該換了，你先等我一下喔，我幫你拿新的被子跟床單，我等下就回來了，你忍耐一下喔。(女孩離開)

(鴻瑞穿著一條紙尿褲，畢勒忍不住大笑)

畢勒：哎呀，我想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了，你淨是遇見別人的母親。

鴻瑞：(蹣跚地爬下床)我們快點離開這裡吧。

(畢勒嘲笑鴻瑞，鴻瑞翻上畢勒的病床，把食指放進畢勒的手裡)
(燈暗)

(婦人鞋跟踩地的聲音，燈亮，一個婦人離去的背影，布包包住臉，穿著軍服的鴻瑞與畢勒看見了)

鴻瑞：那會不會是我娘或者我媳婦呢？

畢勒：要不我們追去看看。

鴻瑞：好。

(鴻瑞與畢勒追在婦人之後，舞台上出現許多用布包包住臉的人，不停阻擋鴻瑞和畢勒前進的路。)

鴻瑞：喂！

(所有布包臉都回頭了，就是婦人沒有回頭。所有的人都戴著鴻瑞的臉作成的紙面具，他嚇了一跳，停下腳步。轉頭看畢勒，畢勒的臉上也戴著鴻瑞的面具，畢勒拿下面具，卻是令玄，再轉回頭看其他人，其他人臉上戴的面具變成令玄的面具。)

鴻瑞：(摸摸自己的臉)怎麼會這樣。(燈暗)

(燈亮，令玄還是站在鴻瑞的面前，他們中間垂降一個木框)

令玄：我是你。

鴻瑞：我猜到了。

令玄：在我心中，你已經過世很久了，我沒想到會這樣再看見你。

鴻瑞：我也參加了你的喪禮。

令玄：一個鬼跟另一個鬼說話，還需要語言嗎？說話是爲了讓話飄散在風裡，讓風去吹，讓它變成耳語，讓偶然能聽見的人頓悟。

鴻瑞：(點點頭)…我卡在混亂的時間裡動彈不得，說來話長，如今後悔也莫及，你見著媽了吧。

令玄：(點點頭)是啊。

鴻瑞：你們在天上團聚了，真好啊。我真羨慕你…

(舞台一角，畢勒吹了一聲口哨，他與馮內果並肩站在一起，畢勒對鴻瑞招招手，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左手的長心裡，鴻瑞點點頭走向畢勒。而馮則走向令玄。)

馮內果：(看看令玄手上的琴)I' d like to sing a song for Feb.13 and remember that day forever.

令玄：二月十三日是三妹的生日，我不太擅長過節日，當年因為每逢佳節倍思親的緣故，所以我買了一把 bass，音樂可以撫慰人心，創作可以帶我遠離人類集體災難的記憶，也可以把快樂感染給其他人。我做一首歌送給三妹，她是我的女兒、也是我的朋友，但我永遠也不會唱給她聽，因為我，喔我，是個既彆扭又害羞的老頭子。

(燈暗。)